

H 世说新语

吃饭事

■ 王卓森

无论你是一尊大国圣雄,还是一介小国寡民,吃饭始终是你活着的标志。一个人一辈子吃什么样的饭,那是他命里的事情。有人三月不知肉味,这饭基本上他就吃得十分寒碜了。有人三天五日就可细饮慢酌一顿,那么生活就算对得起他了。我一个兄长的朋友,对吃饭讲究,海鲜必野生,酱油必进口,他手机里存着几个小渔贩的号码,动辄就打电话去寻货,要么就一个人到城里的各个鱼市去逡巡,新埠岛桥头的早晚小鱼市经常见到他认真地身影。野生海鲜到手后,他就在家里自己弄菜,然后打电话邀朋友来家共享,一些地方上的名流都吃过他做的菜。我也曾在他的花梨木地板上踩过,端过他考究的餐具,听过他年轻时浪漫不让明星的故事。我心里暗想,光吃饭这份幸福感上,如果按当下的阶级划分,他就是中产了吧。

吃饭的事情大不大,中国人用一

句民以食为天就说得很到位很严肃了。人受穷的时候,吃饭是头等大事,因此,见到人最礼貌的招呼便是“你吃了吗”,以示重视和关心对方,这样的习惯已进入了我们的基因,很难退化掉了。现在,国民的吃饭已经不是问题了,但大家见面还这么互相招呼。在小区里走动,不认识的人,搭讪一般也是从这句话开始。老话说,人生在世,吃饭穿衣。吃饭是一件多么让人不省心的事情啊,做了父母的人,更是能从这句话里嚼出酸苦的味道来。小时候,村里就算邻居家生的孩子多,三女三男,年年超支,年年向生产业队赊粮度日,煮饭的锅里,总是一把米拌着满锅黄橙橙的地瓜。开饭的时候,他们家经常传来骂人的声音,先是小孩之间因为争抢那一勺米水,互相用筷子敲打手背,尔后是遭到大人一通大骂。令我们不解的是,他们家的孩子个个长得脸色红润,身板挂肉,后来才知道原因就在那一锅锅的地瓜饭里。地瓜营养全面,能养人。怪不得时下电视里的健康讲座

上,动不动就看见医生号召全民吃地瓜。倒是相反,我们家孩子少,就两兄弟,米饭基本能吃饱,偶尔还有小咸鱼入嘴,却长得身瘦肉少。为此我们每每被世人奚落,说我们瘦是被米饭咸鱼伤到筋骨了。

人是附于物质上的,最先依附的便是饭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,会对食物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恨,如果是一个像杜甫那样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,因饿而文工,上升为文艺上的创作,满纸便是“朱门酒肉臭”这类好句子了。我有一个朋友,在戏班演老生,台上是员外,台下靠外援,演出市场竞争厉害,年成不好,经常受到外家人资助。一次一个发了一点财的老板请吃饭,我带他一起去,不料满满的一桌菜刚摆上,大家筷子还没动几下,临有急事我与那位老板起身便离开,他也跟着离开,而不是一个人端坐在包厢里好好地独自享用那桌菜。他回家跟老婆说了,被老婆数落了半天,才发现他那天的离开,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后来,每

次见到我,他都提起那一次的吃饭。他忘不了那一桌菜。

说吃饭是小事,那是日子过好的人的说辞。家庭妇女提个篮子到农贸市场为三餐采购,满眼鸡鸭鱼肉绿肥红瘦,口袋也不羞涩,但就是在菜摊前盘桓半天也无从下手,见面还互相抱怨“不知买啥好”。那些混到了动辄就被请吃饭的人,几乎是谈吃色变,有人请吃饭,推推挡挡不愿意去赴那个藏在某个酒楼包厢里的酒宴,一是害怕三高,二是各种饭吃多了,味蕾木讷了,便觉得肴味美也不如家里的腌萝卜干了。吃饭吃到这份上,都可以当哲学家了。不像我等小民,还在吃饭的路上兼程,生怕不小心被饭给忘了。

每个人对吃的记忆是从童年开始的,很多事可以像被水洗掉一样在脑子里不留一点痕迹,但对吃却总有很难忘的细节。我记得小时候,村庄里每到炊烟升起,村妇就各自叉着腰站在院子里扯开嗓子呼唤她的孩子回家吃饭,各家收回各家

的孩子,这些一身泥土的孩子聚拢在一张饭桌四周,睁着大眼睛等待着大人起锅上饭。村里的妇人高大胖瘦不一,嗓门和音色也不一样,粗短的秀发家的女人嗓门高得出奇,她家的老二在山坡上抓坡马,她一声“那二啊回家吃饭咯”,她家老二要是假装听不见,断是不会漏过她的小树枝条抽一顿的。村妇们的嗓门,假如上今天的央视比高音,且不说她们不知音乐是个啥,就是她们田野一样广阔的音域,谁说不是一声声风情独特的乡音呢。

童年已远,但我仍然没有忘记村庄里吃饭时分的动人情景,锅碗瓢盆,鸡犬人语,往嘴巴里扒拉稀粥,各家各户吃饭的声音,此起彼伏,这样的声音,一放大,一与远方呼应,便连成苍生了。苍生,有时就是历史的那片烟云,而吃饭,就是那片烟云底下最普遍也是最庄严的景象。如果一个人断炊多日,脑袋就会发胀,一开始是慌张,而后是发狂,啃树皮,吃观音土,甚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

H 小小说

奇特的捐助

■ 李忠元

张桥很勤奋。虽然在星期天,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,从家里那间破旧的茅草房里钻出来,快步向边城中学的校园走去——他是去学校上自习的。

张桥家里困难,从家到学校虽有七里地的路程,他却依然要坚持每天步走。不为别的,张桥的父亲一直卧病瘫痪在床,母亲只是一个在街头卖冰棍的小商贩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,母亲卖冰棍换来的那点可怜的零钱,连全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,更不用说为张桥买上一辆像样的自行车了。

没想到,别的同学比他来得更早,一种仿佛节日的气氛迎面扑来,和刚刚迈进校门的张桥撞了个满怀。张桥不知为什么,这假日的操场却突然在不经意间热闹起来,学生会干部在操场的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副桌椅,红绸布铺就的桌面上还放着一个红箱子,而主席台四周还聚了不少人。

张桥觉得稀奇,就快步向那撮人走去。

张桥惊喜地发现:学生会正在组织一次抽奖活动,围在奖箱周围的同学都前呼后拥,欢呼雀跃。

张桥心里的热情顿时被同学们激化了,他伸出了手,也想碰碰运气,解解自己的燃眉之急。

张桥行动还是蛮快的,他掏出衣袋里的一元钱,随意地交给了学生会的王干事,然后迅速将手插入奖票箱,绝对超自信地抓起了一张奖票。

打开奖票的一瞬间,张桥顿时血往上涌,大脑有些眩晕。随即,他竟然惊叫着跳了起来。

“真幸运啊,我竟中了一辆自行车!”

随着张桥的惊呼,现场马上爆发起一阵热烈而火爆的掌声,学生会主席李柳始终微笑着,将主席台上放着的唯一一辆扎着红布的新自行车推到张桥面前,握手祝贺。

周围的同学都聚拢过来,为张桥的幸运摇旗呐喊。

张桥今生还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,他冲动地握住每个同学的手,一一言谢。

然后,张桥极其兴奋地飞快骑上自行车,没想到在一偏僻之际,奖票箱子掉在了地上,奖票洒了一地,张桥发现每个奖票上居然都写着奖“自行车一辆”。

张桥顿时瞠目结舌,继而泪雨飞扬……

张桥并不知道,这是校学生会经过慎重考虑,为不伤害他的自尊心,才匠心独运,搞了这样一次“奇特的捐助”!

H 烹海凿浪

采采书封,珍重其意

■ 黄涌

大约七八年前,偶然读到复旦大学许道明教授的《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》。作者在前言里写道,大凡治新文学者,亦应如古文学,于众多原典史料的爬梳摸索,于时间厚厚灰尘的拂拭清理中,得出真知识。因此,该书最大特色便是配有新文学草创期诸多文学作品的原始书封图,使人读来兴趣盎然。

其实,新文学自开年以来,作家们就极为重视书封设计。这其中,尤以鲁迅为最。他的大部分作品书封设计均出自陶元庆之手。陶是当时颇受鲁迅看重的一位青年画家,其作品博采众长,兼有中西画风。他为鲁迅设计了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等作品的书封,形成了自己独有写意式的书封设计。

但是,陶元庆的书封究竟好在哪里?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电脑构图时代的人们,自是无法甄别。好在,还是有书可阅的。群山所著《采葑小集》便是这样一本专论书封设计的书。在书中,作者以自己收藏的两本不同时期的鲁迅《彷徨》封设计为例,辨析了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书封价值所在。

以不同时期出版的版本书封来探讨新文学作品,亦可作新文学研究史料的一种。因此,《采葑小集》不单是一本纯粹谈论书封设计的专门书,还可以视为新文学的研究之作。书中所探讨的书封对象囊括了闻一多为徐志摩设计的《落叶》《巴黎的鳞爪》、叶灵风设计的《幻洲》、廖冰为徐迟设计的《美文集》等各种新文学草创期重要作品的书封,其视野之宽,涉及面之广,均属一流。

作者自谦是一个文章作的不好的人。其实,通读此书的人都知道,他的文字古雅清新,语句绵密,时时带着一股书卷气。虽不是习文学出身,但写起书来,作者文字里却有一股明净小品文的韵味,殊为难得。

在谈到当代书籍装帧设计时,群山曾点出了三路不同的书装做派:“一是比较注重封面的装饰作用而较少顾及作品的内容;二是较为注重对作品内容的反映和解释,另一路则是既强调装饰作用同时注意对作品内容的反映。”在作者看来,只有做到内容与装饰两者兼顾的书封设计者,才能真正把书装当作一门艺术来提升。而优秀的书装,总会使爱书人怦然心动。

《采葑小集》的书名出自《诗经》: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。”作者借“葑”与“封”的谐音而为书名,闲雅有趣。书名的另外一层意思,则寄寓着作者对书装未来的期许:葑菲之采,是期待在书籍封设计这一点上“愿君多采撷”,对后来者有所裨益。

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H 诗路花语

照片

■ 叶美

坐在相片里的人
在前往海滨大道的路上
海在窗口外微微发甜
一对情侣,退缩,肃穆,独立
在时间之核的左侧,
突然变得腥咸
伸出的食指
冲破了屏障
那一刻,我们是自由的吧
必是用心顶住这身体
从不指望一个婴儿
开脱自己未来的形象
她,仅一半来自梦境
是三分之一
她需要一件宽大的事件
将自己置身其中。

渔民

■ 高翔

展开鱼网手掌
水底触摸
江水的四季深度
和渔家的企盼
一篇水浪的盲文
被你的手掌读得一泪涟涟
几尾活蹦乱跳的文字和坚硬的纠结
印进眼里
也有惊心动魄的风浪
左手捉住阳光的梳
梳理花头巾下深藏的一朵胭脂梦
无意回眸
来时的村庄已在瞳孔里湿漉漉
水面波纹趁机印进你的额头眼角
成为你身体上抠不掉的甲骨文
每一条刻痕
都是你阅读水浪的偈语



H 草木风华

故乡的草

■ 王锡均

我的故乡在万泉河中上游北岸。故乡的河岸上有摇青荡绿的椰树、槟榔、苦楝、海棠、母生、荔枝、龙眼等高大的乔木乃至万千繁茂成丛的竹篁,还有那遍地疯长的野草,营造出一派苍茫醉人的绿。每当太阳刚刚升起,雾霭还未散尽,随处可见那些绿草叶上缀满闪光的露水,有的是一棵草网上像蜘蛛网似的露珠,你一脚踩着走过去,草叶上的露珠纷纷破碎,露水总会把裤脚弄湿,而草叶扫过脚面,有一种舒适惬意的酥感。

故乡的野草,种类繁多,我能叫出名的,多是有一种特别的形态,及其跟人们生活的联系。如田洋坎下水涧边,长有一种竹仔草,叫灯心草。这种草,有圆直的四、五寸长的茎,茎节上长叶。圆直的茎筒中有一种白色的草芯。旧时,故乡人常把这种草茎,一节一节割下来,取出草芯放在阳光下晒干,然后放进一只盛满清油的碗中浸透,再抽出一头,挂于碗沿,点上火,就做成一只照明的灯。在故乡尚不通电前,农户多是点这种油灯照明。

在荒野山坡上,有一种叫蒲公英的草。这种草,植株仅有尺把高,每年春天,它开着黄色的花,也有的开白色花。到了夏天,蒲公英的花瓣脱落,花梗上长个果实,果实顶上长出一个奶嘴般的东西,上面镶嵌着一簇白毛。无数根白毛,聚在一起,成为一个脑壳状的白色小绒球。山坡上刮起强劲的风,把小绒球上的花絮吹散,随风在山坡上漫天飞舞,就像一顶顶缩小的降落伞似的缓缓飘飞,真是好看极了。

在离河岸较远的山区丘陵地上,长有一种特别惹眼的草,叫芒草,它有比毛笔杆般大圆而直,中空的芒秆。芒秆上包裹着叶包递升而长出一片片长条如剑的芒叶。芒叶边沿薄如刀刃,你闯进芒从林,稍不留意,手脚会被锋利的芒叶割出血。成熟的芒草,芒秆顶端长出一束束的灰褐色芒花,像狗尾巴似地在风中摇曳,非常好看。这种芒草,密密麻麻地成排立于山坡上,就像北方长在湖畔的芦苇。它纠缠成团,成排成簇地霸占着一个山坡或一片山岭。一阵阵山风刮起,便见一排又一排的芒草起伏翻卷而去,一派浩浩然之野性,真有那种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意境。

6月17日凌晨,整个椰城仍在沉睡,只有路灯亮着眼睛;而你却闭上了浑浊的双眼,从此不再睁开。那只金色的小鸟就在黎明前飞走了,它的名字叫做“一辈子”。一辈子有多长?你的答案是92年;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远?我想是在闭眼不再睁开的那一瞬间吧。

倚靠在病房外的座椅上,我也闭上了眼,但很快又睁开了,因为我听到了你的呼吸,触摸到了你的心跳,甚至感觉到你翻身时的疼痛。然而四周仍是一片静悄悄,医生护士和那些抢救的器械都撤走了,只留下你枯叶一样轻飘的身躯安放在白色的床上。我想哭,但没有泪;我想喊,却没有声,只觉得有东西压在心口,很沉重。是小时候睡觉把抱枕压在了胸口吧?难怪做这么个可怕的噩梦。但很快,铁轮子碾压瓷砖的刺耳声音赶走了噩梦,那四个轮子把你运到了医院大边楼那座小房间。

太阳出来了,跟往常的一样灿烂,它不知道地球上又少了一个,但这是朝阳,金光中闪烁着你的名字,街上恢复了喧嚣,人们又在为各自的目标而奔忙。而你,仍静静地躺在那个叫“太平”的小房间,或许有人已把你送进了一个寒冷的冰柜里。哦,炎热的夏季,暂且在里面凉爽一阵也好,等候吉日,在烈火中升入天堂,完成一次冰火两重天的跨越。

吉日就在两天后,恰逢6月的第三个周日,父亲节。你是我的父亲,没有你就没有我的生命。你是在我生日的第二天住进医院的,你又将在父亲节这一天去寻找你的父亲。那个我叫做“爷爷”的人,你很少说起,我只知道,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。今年这个父亲节,他也许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与你团聚,而这边,我则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。

93岁的母亲很快就记不清你的名字,只说坐在她身边轮椅上那个人去了哪里?还絮絮叨叨讲起当年守寡带着三个女儿嫁给你的传奇。这其中有着她的美丽和独特气质,更有你的善良、正直和贵族似的怜香惜玉。都说你们一个军官一个护士郎才女貌,是在舞会上相识的,正是有了那段激情岁月中浪漫传奇的爱情,才有了今天的我。

从河北乐亭那个李家少爷,到北京辅仁大学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;从南下大军演话剧的文艺战士,到海岛军营中的文化教员;从省属海南中学的教导主任,到枫木干校的劳动标兵;从海南师专文艺连连长、中文系副主任,到省老干部艺术团主持人、关工委先进个人,你的人生足迹并非辉煌但问心无愧。你的纯正国语令说方言者羡慕,你的激情朗诵让人热血沸腾,你的随和、正派、乐观、儒雅有口皆碑,你爱生如子被学生称为“慈父般的老师”。

你是慈父,也是严师;我为你骄傲,也为你争光。想起当年你带我去吃难得一吃的三色雪糕,想起你讲故事听得我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声,想起你下乡搞“四清”与农民“三同”还学会了蹩脚的海南话,想起你从屯昌五七干校骑着单车颠簸一路回海口,想起校园里别人用婴儿车推着孩子而我用轮椅推着你。还有那个穿着军装英武帅气的你,西装领带风流倜傥的你,台上引吭高歌慷慨激昂的你,游山玩水充满小资情调的你,饭桌前小酒一喝话匣子就关不住的你,为看孙女爬上7楼不觉累的你,再廉价的衣服也能穿出品味的你,近来不吃不喝日渐枯瘦的你,躺在医院痛苦无奈戴着氧气罩的你……

你是我的父亲,我是你的儿子!在又一个父亲节来临时,你寿终正寝,驾鹤西去,却把一个没有了父亲的父亲节留给了我。你来自河北乐亭,26岁到海南,在这片热土上经历了66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,如今叶落海南,魂归大海,化作一棵挺拔的椰子树,身披朝霞;而我,你的儿子,也将永远是你身旁的一株青葱小木!

——悼念我的父亲李朝

■ 李木